

好痛好痛好痛。

闹钟为什么让人这么痛。撕裂我神经的闹钟声。滚烫的铁块烙在神经末端发出嘶嘶的声音，烤焦的组织散发出恶心的肉香。

沉重得根本抬不起头，仿佛脑袋被砍断下脊柱，失去了与身体的联系。

梦还是现实？只有破碎的影像。天花板的模糊剪影。

但是闹钟关掉了，被我与身体断开连接的无意识双手。

在我还沉溺在梦的温柔之中的时刻，在我眷恋着遥远的宁静的时刻。

脊柱牵拉着我起身。想不起来为什么。但是灌满脊髓、沉积入每个毛孔的焦虑在向我尖叫，它们害怕着它们也不清楚的事物，尖啸着逼迫我起身。

肌肉推挤着留在梦乡余韵中的大脑。那个美妙的梦，我在绿色的异星天空下奔跑，走入宇宙与强酸的缝隙的梦。

腰部无意识地弹射，试图起身。脑袋被从枕头上抬起来，碰到了床身的栏杆。

眶当。好痛。

破碎了。我的梦乡破碎了，连带着一切刚刚还在我身周袅袅盘旋的温柔幻想。

裂骨的感觉，回响在头骨中的痛感之声。破碎的梦崩裂成高压汁液，射入浑浊的眼球。

于是连带着破碎了，我的双眼。视网膜破缺开来，玻璃体液成了污浊的混乱。

啊啊啊。啊啊啊。

视野中全是大块大块的斑点。天花板上到处是晃动的阴影。一切都在模糊中摇晃，未聚焦的相机，失真的镜片。

梦境的破碎汁液溢出眼球，滴落到地板上，烧灼出黑糊糊的空洞。地板上变得像是鬼魂张大嘴的哀嚎。

我小心地擦干身周的强酸，穿好衣服。

我该出门去教室了。

我讨厌出门。我无比讨厌出门。

玻璃的反光照出我的剪影。电梯门上有我的模糊轮廓。走进电梯，镜子也仍旧在凝视我。到处都是目光、反光、折射光、透射光。到处都有我的影子，我的扭曲和变形，我真实的丑陋。刺痛刺痛刺痛。往常我只会觉得刺痛。但是今天我的眼球碎了。所以我看见了它们的笑脸，那些躲在光后的狰狞笑脸，嘲笑着我的面容。刺痛刺痛刺痛。

但我最讨厌的是太阳光。我出大楼就不得不面对的太阳光。燥热，干枯，无处躲藏，无情的伟力。统治着一切。让我无处容身。抬起头就能看到它，永恒地压迫着地球、永远给自己冠以正确之名的太阳。打开手机是太阳。翻开书本是太阳。到处都是体制、主义、高塔、理论和太阳。让我无处容身的太阳，融毁任何渺小的太阳。

我急急地往前走。从我住的区域前往教室要穿过一条地下通道。我走进地下通道。

先前被太阳光遮蔽的、黑乎乎的人影在地下通道里涌动着。黑糊糊的脑袋，连接着躯干和脑袋的脖子。涌动着，黑乎乎的人影涌动着，散发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庸俗。语言无力抓捕的，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：你只有这么几百几千个词句，镜头也只有二维的视角，于是永远无法真实的描述人类拥有的千万亿张不同的、瞬息万变的、共同散发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庸俗的脸。但是现实可以把这些脸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，让你厌恶那些脸上语言和镜头都不能真正抓捕到的真实和庸俗——粗大的毛孔、不规则的斑点、不合时宜的毛发、微妙的不对称、难看的曲线——于是也让你如照镜子般厌恶起自己的庸俗来。

还好，今天我的眼球碎了。今天我不再看见那些脸，我的眼前只有一团团晃动的黑影，模糊庞大的圆斑。潮水一般的嘈杂声喧嚣着，我走出地下通道，又怀着绝望在太阳光下向前走。

我终于走进教室。

我最厌恶走进和走出教室。总会有无意的目光落在人的身上，使人手足无措。只有坐下后能让人略略安心。

一团巨大的黑影走进教室。老师来了。上课了。

教室里坐着几十个学生。几十团阴影。我看见了他们脑袋地下冒出来的光。那些光只在课堂开头向着老师集中了一会儿，很快就按照泊松分布衰减下去，四散开来。有的光注意在游戏上。有的光晃荡在各种社交软件里。有的光落在小说和漫画里。视频，短视频。有的只是在空空地发呆，虚无地漂浮着。

光模糊起来，膨胀起来。光里涌现出好多好多东西。像是巫婆的绿色浓汤，咕噜着往外翻涌。好想去上海，看大城市。怎么还不下课。朋友圈里的人过得真好啊。圆明园的花开了。中午吃什么？游戏没打完，好想回去做任务。老师在讲什么？啊，那人已经学到很后面的内容了，好不甘心。她怎么不回我消息。上次出门花了多少钱？那个男人真下头，气死我了。好伤心。想去酒吧。明天要不去杭州看演唱会吧？这个博主发的东西有点好笑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局势。我超我手滑了这个音符没点到。为什么这个 boss 血这么厚。这书的主角也太蠢了吧。他这表情包有点搞笑。别给我发消息了哥我不知道回什么。主义和主义又吵起来了。我该和他分手吗？.....

绿色的浓汤。翻涌的模糊的光雾。令人恶心。令人作呕。我掐着自己的手腕，克制着不让自己吐出来。留下一条条红色的血痕，深陷的指甲印。

有三节课。我记得今天有三节课。但是我受不了了。第二节课下了。我冲出教室，向着房间跑去。我无法再忍受了。

日落了。太阳血色的眼球在往下掉。如同被强碱溶解的天空，破碎的云和黑色的阴影交错。人影被拉长着在地面上晃动，如长江边的竹竿。有虚无的乌鸦在枯干的树枝上来回，一直从你的出生沉默地啼叫到你的死去，陪伴着你的童年、少年直到垂暮之年。它是我们故乡摇晃着的影子，只因为你曾在那片逝去故土的田野夕阳下看见过那只黑色的归鸟，它便纠缠住你，直到坟墓。

我跨越自然和人工的界限，躲回自己灯光惨白如停尸房的屋内。

然后夜来了。温柔的夜，宁静的夜，孤独的夜晚，安和的夜，辽阔的夜，深邃的夜。

我向窗外望去。破碎的眼球望着漆黑的天空。视野中有圆形的缺口晃动。巨大缺口的边缘滴落黑色的粘稠液体。那是天空的强酸？还是我的泪水？

不重要了。黑色的液体溶解了一切。教学楼、食堂、宿舍、实验室、体育馆、居民楼、商场、小区、政府机关、公司、事业单位。一切。无声地溶解掉它们的水泥外壳。只留下黑色的空虚阴影，庞大、晃动着却没有形体、不可捉摸的阴影。

徒留我在现实溶解殆尽的黑色荒原。

于是有路降临在我面前，向着无尽之远的天际线处，向着黑暗的最深处。

我往前走。两边涌动的阴影里翻卷出黑色的高山的轮廓，无定形的黑色肉块爬动在狰狞的山脊曲线上，睁着他们荧绿色的双眼，和洁白牙齿旁的冷笑。古老的巨大神祇在道路尽头的天空中游移。死去的巫术在我的体内复活，我开始热烈地渴求着神秘，渴求夜色，渴求仪式，渴求崇拜。渴求在徒劳的外物中找到自己心灵的证明。愚蠢的巫术虽然早已死去，但它崩解的尸块中流泻的浓臭却如附骨之蛆，攀附在文明的最深处。盲目地用相似性进行推断，认为接触后的两物必有形而上的超越联系。但是现在我无需再思考理性，我的身周是黑色的群山的阴影，山上的黑色无定形肉块都抬起了头，对着天空中的神祇疯狂地尖啸着。

它们舞动起来，随着尖叫声的节拍。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它们跳起来。路已经消失了，我不在路上，而在那些黑色的庞大群山上。我是阴影，我是迷雾，我是轮廓。我是溶解的躯体，我是失掉手的大脑，断掉脊柱的双脚，倒置肛门的小腹，无定形的肉块。我是尖叫和疯狂，我是对神经刺激的追求，我是肥大的神经感受器和过量的激素分泌腺。

舞动吧，尖叫吧，崇拜吧，追求吧，感受吧。溶解在夜色之中吧。我不是对现实的反抗，我不是对太阳的认同。我是离开和疯狂，我是错乱和躲藏，我是溶解自我的强酸，我是消失在沉默中的人。